樓山堂集

明史藁康熙四十一年

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總裁明史陳廷敬　王鴻緒　王掞

光祿大夫經筵講官戸部尚書加七級臣

王鴻緒奉

勅編纂

金聲　丘祖德

吴應箕顧杲　温璜

侯峒曾　閻應元　沈猶龍　李待問　侯承祖
朱集璜　章簡
陳子龍　顧咸建　夏允彝
唐自彩
楊文驄　吳易

吳應箕字次尾貴池人善今古文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鋮以附璫削籍僑居南京聯絡南北附璫諸人劫持當道崇禎九年京師有警應箕與無錫顧杲桐城左國材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

義長洲楊廷樞等爲留都防亂公揭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十五年以鄉試副榜貢入京公卿咸加禮異後大鋮得志謀殺周鑣應箕獨入獄護視大鋮聞急遣騎捕之應箕夜亾去南都不守起兵應金聲敗亾山中被獲慷慨就死杲字子方光祿卿憲成從子也爲人豪邁好倚酒罵座居恒與應箕張鬚抵掌言天下可悲憤事輒痛哭哭罷輒狂歌旣共討大

鋮及大鋮得志捕杲及應箕國材諸人將興大
獄會國亾乃止南都旣覆薇家財募士千人取
道江陰江陰人以爲賊集衆禦之被殺其同時
舉兵者有尹明興吳漢超龎昌眉謝珠司石磐
王湛啓之璵

樓山堂集原序

明禮樂文章遠軼往代而史獨廢缺僅有實錄此天子事非一家一人事矣其所錄必及臣民而其名曰某帝實錄猶臣民之有銘傳表誄也人臣而銘傳表誄其君可用剌乎錄及臣民可盡用褒乎甚或載筆之人間多曲徇死難者謂其乞哀撥亂者謂其助逆清議所病固非一端獨如神宗朝四十八年其大者始爭國本晚爭三案諸疏悁芟削不詳他小人邪說傾翻則連章累牘書之其次者鄒南皐先生論張江陵奪情江陵敗先生除給事既又以言事被謫諸疏亦不盡載諸小人之攻之者則又連累書之凡

此皆其近且著者也而桼側反爵如此嗟乎豈非仁人君子所重痛後世有識者所深譏哉江上吳子次尾有憂之每抵掌時政奮舞垂涕悲憤交作三年以其所作詩文若干卷視周子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見者著明之此予是編所繇成也而予詩多感歎忤忌抵諱罪尤大矣可奈何周子受而卒業曰嗚呼此非吳氏子之言而史氏家言也王仲淹曰仲尼述史者三焉書詩春秋是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不亡則春秋可無作而史尚求之三百篇止矣古先王巡守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列國大夫

相聘問稱詩諭志季札使魯觀六代之樂大氏工歌詩也而治亂興衰之迹具焉仲尼而後巡狩之禮不講詩無復采而史之體漸與書春秋遠矣先民有言詩亡而詩在楚葢言屈氏也屈氏楚宗臣疾讒諂之蔽明怨邪曲之害公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讀其詞知南風之不競也令屈氏生當仲尼仲尼采楚詩無踰此者故騷非屈氏之書而楚之史也予觀次尾諸詩其屈氏遺意與次尾之論說與策記之爲史也猶夫春秋與書之爲史其史易見次尾詩之猶夫騷之爲史也其史隱深未易明矣昔辛伯諗周桓公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而晉狐突引之管仲有言畏

戚如疾從懷如流見懷思戚而齊美引之相距遠者僅三十許年輒相傳誦不能忘況在千百世下遠而益尊久而益烈者哉後之人或有紹明仲尼屈氏之業使知仲淹之言詩與書春秋爲史一也則是編曷可已哉雖然吳子行矣　天子明聖旦暮得志即以今所著者徵之實事請修舉國史補三百缺失吳氏史年姑克家乘藏名山勿出可也金沙周鑣誤

吳子傷世莫知哀其詩古文版行於世以書屬張子序張子喟然曰十五國稱吳子衆矣識亦有之有能深知吳子者哉知之而忘乎稱與譏日相勉以幾於道數人而已張

子其一也張子少無交黨恥競華名與時落落而交吳子甚暱然不阿以故知吳子益深嗟乎吳子何如人哉吳子通儻饒智畧讀古人書務適用畫利害若指掌遇事物感發危言深論往往屈其座人其大指原本忠孝名節聞者壯之性不屑細謹痛當世苟且棋默時有所風刺雖嘗以此見望抗憤自若也諸所撰著不規規蹈古率出入古法度久而自衡稱其文益自喜或譽過其實吳子弗答左右穎嘗質予子不無去取軒輊而吳子以為知言自詩歌書序傳記外尤長於策論策論自立一家類足以整亂匡治予讀而太息者數矣蓋惜其不施諸行事徒寓之文辭如

此吳子謂予曰彼房琯樊英悞天下豈朝夕哉甄善疾非面引廷諍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我優爲之或曰空言耳予曰非也世曷嘗用吳子哉藉世用吳子吳子出爲世用身任天下事而吳子寡所著見視鄒所自云爾刺謬甚邇始詰之曰果空言也吳子捫舌退奈何羈騏驥之足坐曰此非能千里者而謂騏驥過邪以予觀吳子之人之文大都似昔陳同甫其究也不幸膺患難宜頡頏平原睢陽間非苟然者然同甫上書存宗天下稱之不可謂不遇睢陽平原功不稱志以忠節聞後世挾持素裕如吳子鬱抑不自遂不早受知君相徒詩文踰意誠哉其足傷也已雖

然今天下益蠱壞患不能爲不患不我用吳子守貞處順以素所交勉者盡其道而尤智勇沈深不槩瑕憫時病俗之意見之於詩文世即不能用吳子吳子可無憾又况吳子終當見用於世也哉彼稱譏紛紛惡知吳子哉吳子字次尾名應箕方著書未艾云崇禎十二年正月既望芑山張自烈序

樓山堂遺集者亡友貴池吳子之所作也其死時文章散佚而嘗路大臣又曾上露布著以殷頑之目以此見者皆以爲諱甚至其片言隻字毀滅之恐後嗚呼使其言而可毀則採薇之歌狡童之怨必且不傳也久矣有人於此見

日星之光而欲掩之見河嶽之流且峙而欲壅之推之有是理乎余固知其必無也壬辰來陽羨陳子果出其所藏樓山遺集完好如初陳子謂余曰自經喪亂以來陽羨之田先少保公之賜鏹皆不可問獨守此集以報亡友即有同志欲假而觀之亦不肯與嗚呼彼成周盛時殷頑在洛今觀多士大誥諸篇爲徒衆矣然曾無一人如陳子者和採薇而哀狡童吾又不知今古人果誰不相及也抑豈樓山之文或又以遠過於前人耶余交吳子歲在巳卯今巳十五年其文集皆前巳卯作者蓋三十年餘矣嘗明　神宗時天下太平無事而樓山集多憂危之言何其蚤見也

迨其後天狠塒鼠禍機將發大臣將相又皆畏罪持祿不爲補救甚且不惜以其身爲餌余則嘗見吳子張目奮袂而言之禍福利害一不少動蓋其素志之定也審矣又何難於江上之死哉吳子嘗云文章自韓歐蘇沒後幾失其傳吾之文足起而續之余時方汩沒於六朝不知其善亦不取視也今知之欲與之言而吳子死久矣雖然以吳子之文求吳子余雖始不知之而卒知之恐天下之始終不知之者亦已多矣以吳子之人求吳子之文卽五尺之童豈有不辨日星卽越裳之重譯豈有不望氣而問指南一識夫河與嶽哉昔韓歐蘇之三公者皆能守道不隨於時

亦嘗遭貶謫彈射然固未至斷頸絕脰以殉之也而當世見其片言隻字皆愛重之不衰設以若韓若歐若蘇而且以大義斷頸絕脰而死則當世之愛而重之後世之憑而吊之者又何如也嗚呼可以知樗山矣雪苑侯方域題

韓昌黎以文章起八代之衰而蘇子頌其碑曰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歐陽永叔以文章振五季之陋而蘇子敘其集曰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言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

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夫後世之言文者莫不宗師韓歐而必折中於蘇子之論豈非以其美而不誣也哉以今視之韓自原道原性師說表狀而下歐自正統朋黨春秋本論童子問諸疏議而下不過贈答咏吟應酬之作耳安見其爲房杜姚宋之所不能爲而功加於當代耶獨覩長慶嘉祐以後學士誦法昌黎永叔不衰然後知文章匪易易耳吾師次尾先生崛

起秋浦年二十抗顏高論聞者亡智愚皆舌僑而不能下及壯交遊徧海內諸公卿爭欲望見顏色所至載刺盈車而先生傲焉弗顧於制科外發憤爲古文上陳王霸大略

下該近今之務他人揣摩十數年淹留而未就者先生直以不慮得之他人囁嚅躊躇首鼠而不敢盡者或乃衝口出之雖觸忌諱犯勢家而不辭也其論古必援經傳未嘗有憑臆之言其敘事以傳後信今未嘗有誣諛之說其策議書牘皆所為審時勢畫治安正風俗未嘗以押闔短長側其間詩歌雜著則又自勒一家於是好者習而尊之曰吳子今之韓歐也正嘉以還道在斯矣邇者天下多事疆武之臣明察之吏亡補國家毫末而兇閹骨骾伸士氣於萬分一者必出吾鄉聲氣中孰為之倡孰為之和文章之功不可泯也先生即不為韓歐得乎一日諸弟子旅進曰

先生以制藝矜式天下士大夫之誦習剽竊掇巍科高第者纍纍獨古文辭尚多秘錄又散弗聚也昔元次山皮襲美連不得志於有司輒所撰曰文編曰文藪以示知巳者書至今傳先生二十年著述巳數十萬言吾屬私識而布之何爲不可先生曰然然予亦猶是贈答咏吟應酬之作也奚足壽之金石於是諸弟子從他所搜其散逸刋樓山堂一集其別纂國朝紀事本末庚辛壬癸錄讀書鑑續觚不觚錄友鑑拾薪諸書不與焉諸公旣先後爲之序又使爕較讐敘錄如左云崇禎十有二年孟夏朔同邑門人劉

廷爕拜書

吳次尾策序

昔鄭惟忠問劉知幾自古文士多才士少士而無才猶愚賈囊金不能貨殖規繩具而拙工不知所操也予既序次尾三論矣再讀所為策豈非才也與本於理無穿僻命於意無隱艱深於氣無佻散嫻於辭無蔓晝平子淹通士衡矜重可謂兼之而其抵掌世務策古今成敗衡人事得失若田唐課農長年三老論水不逃事實若南冠操南音不忘風土若輪扁談斲輪不離本業如是而以才士盡之非次尾也才如曹子建表求自試以為禽息鳥視終於白首乞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執鞭珥筆侍從華蓋輦

轂西屬大將軍當一隊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旣不獲
願惆悵悲歎甫四十而歿余意子建當鼎足之代立悬圭
之朝卽見試用必不能追阿翁埒子桓或亦不爲楊修丁
儀之續幾希矣方今多故明主求賢次尾入而列講幄補
諫官必能舉秕政指佞臣出而備疆土必能北禦　中禦
寇圖得當報天子子建所不足者次尾優爲之如徒曰才
士則世期吳子吳子自期交失焉矣金沙周鑣序
予觀吳子次尾之制義也摹徬已久放遠采辭老儒俊少
談文事相娛樂而次尾實居師友之間交游文物炤耀江
左可謂盛矣及其縱橫論議馳騁古學龍驤虎視劃然厲

變上規下逮考擊隱𨻶有所𤅢惻倣擬時事友朋識其言如持輪萬貨立於四達之衢未嘗有皇皇不給之憂而後之驗之百不失一故次尾用卒自憤明著於篇予竊伏自惟隱約著書志有所恧或當不在作者之下間有諷世之言然一遇次尾禁不敢發予畏次尾何如哉吾友劉伯宗天下士也會一時鄉邦鉅公知其賢力薦之於朝伯宗舉次尾自代其書有云不及者數天下方望伯宗一出以為瑞乃伯宗猶善避次尾如此况乎敵以下哉雖然次尾亦將出而仕矣言者心之聲也天下士同心也士而仕者亦同心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愛之至也王子淵曰虎

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竢秋吟浮蝣出以陰言其有感必有應也次尾徒以文詞勝人乎哉瀨水陳名夏序

後東浮草序

吳越天下佳麗之地也無川陸險阻所至可樂故其士民多蒔花種樹壘石穿沼遊宴歌詠以適歲時非大故則不絕簫鼓之聲亦其風俗致然矣今年吳次尾自秋歷冬皆游彼中有所感發輒形於詩其篇雖不多要皆有為而作余聞吳越之士多能詩至考其賦詩之志近於古昔則又無焉其在正嘉時能於詩中寓憂世憫俗之旨者惟孫太初一人然太初故關中人而游於吳越豈其地士民獨有

天幸外無寇盜之警內無衣食之虞而又遭世太平求所云良士瞿瞿者蓋皆逐於安樂而共忘之邪迺一二遊士則反常其佳麗之勝怵然心目見於詩咏如太初者流不乏斯又何邪次尾負用世之略將旦夕有所發攄與太初之終於遊者不可同日語而其憂則深以遠矣其爲詩精於辨體不襲古人不邀時尚眞朴澹老雖自見其志與有益於聞者而止且又行起而任其所憂故其詩尤不可及也刻成命曰後東浮草蓋歲在辛未次尾遊吳越先有詩行於世云崇禎七年十一月日新建蘇桓序

丙丁詩序

次尾詩先有刻者不盡此此其丙丁間作然次尾論詩之指亦近日始著云其言曰詩古文辭其義一也古文之道惟樸與堅斯其至者詩何必不然且詩本性情述志意必口相傳宜無他假者而以諧聲傅韻財取成章已不能不在離合間況復資之掇拾專尚華靡哉其失也僞是謂無詩吾生平不爲擬古強笑不歡非中懷所達故也蓋次尾之論如此其於詩似爲一家然余固心韙之是集篇什不多相其旨趣要不離所持論矣吾觀次尾負王霸之略希世度務磊落伉奇蓋其人在王猛祖逖郭元振張建封之間天下方多事次尾目覽心籌閔時病俗而傷世不已知

無相與推挽之者則功名不得以及物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謂本性情述志意宜無他假者信矣次尾豈欺我哉讀丙丁集者詎足盡次尾詩亦可同里劉城序

吳次尾巳邠詩序

予友吳次尾博極羣書通世務善古文獨慷慨負大略此豈可以詩人目之顧天下之善詩未有如次尾者也嘗與予酒酣細論其言曰弘嘉諸君之失也以拘體法而詩在今人之得也以言性情而詩亡豈性情之言足以亡詩飾其未嘗學問者以爲詩人之妙不過如是嗚呼與其得也則寧失而已矣蓋次尾之言如此予以爲後有善論者不

能易矣次尾詩具載全集此刻其己卯一歲者要之讀次尾詩其學問可考而知也即其性情亦不能外然豈可與今之人同日語哉故天下之善詩未有加加次尾者也雲間陳子龍序

吳顧唱和集序

士見乎世世所以徵士言行二端而已其言是其行非士於是乎取譏其言非其行詎顧有是而世反惑之於是益受士之患而士亦益爲世所輕予所以重有感也予鄉自顧涇陽高景逸兩先生倡道東南論儒宗者辥胡陳王四君子後輒僂指陝之馮吉安鄒梁溪顧高云士不幸不能

生同其時猶幸生同其地千百世之下千餘里之遠聞兩先生之風思兩先生爲人其言吾之言行吾之行也而況爲時非遠受地甚邇顧非兩先生言將奚言非兩先生行將奚行其言兩先生行兩先生則其人可知也其不能兩先生言不能兩先生行則其人又可知也頃者余友眘生建明大義如鄒吉安論江陵故事　天子念書生無他且能爲朕守名教其乖責又念大臣重廉恥宜自裁於是眘生初上疏弗予封再上疏予封晉弗報嗟乎眘生　天子愛爾至矣既還抵予予即以鄒先生進之此猶吾顧高也惟惟敢不益勉已送之瀨江道上相要歲夏以前來亦嶺

秋以後予任敬亭如是者兩人終其身也及予歸而次尾子方以梁谿倡和集問序遣書適至夫子方涇陽先生賢從孫次之先生之肖子也而次尾好與遊是所謂不忘兩先生者次尾江上賢君子也子方言必稱之此亦涇陽先生所有事矣今天下不患無才士驕而善傾人闇而不知取衷則奚貴焉二子聲相若謙謙兩相下顧既紹其先人與亦能遠而就其鄉賢者之後孔子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二子之謂矣雖然二子其亦益自勉須時出而經天下使後人士亦益知言二子言行二子行則予與眉生其猶及聞且見之也周鑣序

樓山堂集目次

第一卷

史論

第三卷

第四卷

史論

第五卷

第六卷

第七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時務策 幷序

問今天下門戶之勢似已成矣其學術人品以何
者爲正邪正是非以何者而定

問制科得人今不逮昔議者至欲罷之幸其事寢
然制科果無弊歟兼行騎射果爲得歟

問天下事議論多而成功寡其病源安在

問兵莫妙於用間今　流賊並劇用兵久不見
效說者謂間術疏耳然用於二者將遵何法歟
抑孰難孰易歟請從長計之

問今民貧盜起咎縣司牧守令之選治之急務也
其責成之法何如

第十二卷

議

第十三卷
書

第十四卷

書

第十五卷

書

與劉輿父論古文詩賦書
與友人論留都防亂公揭書
與袁臨侯開府書
遺池州城中文武諸執事書

第十六卷

序

姚伯子史書序
張芑山四書大全辯序
四書圖考序
古方畧序

第十七卷
序

第十八卷

記

第二十卷

第二十一卷

詩

五言古 四十六首

第二十二卷
詩

述懷 乙亥

南京聞易儀侯爲賊死

哭韓姬命

練鄉勇 丙子

過茅山乾元觀喜晤張受先時仲馭暫歸不值

九日寄劉伯宗

悼吳門

寄徐虞求先生南京 丁丑

病起逢立秋時六月十六寓吳子含齋中

陳定生見觀賦贈

寧南檄 乙酉

第二十三卷

詩

七言古 四十首

吁嗟行 辛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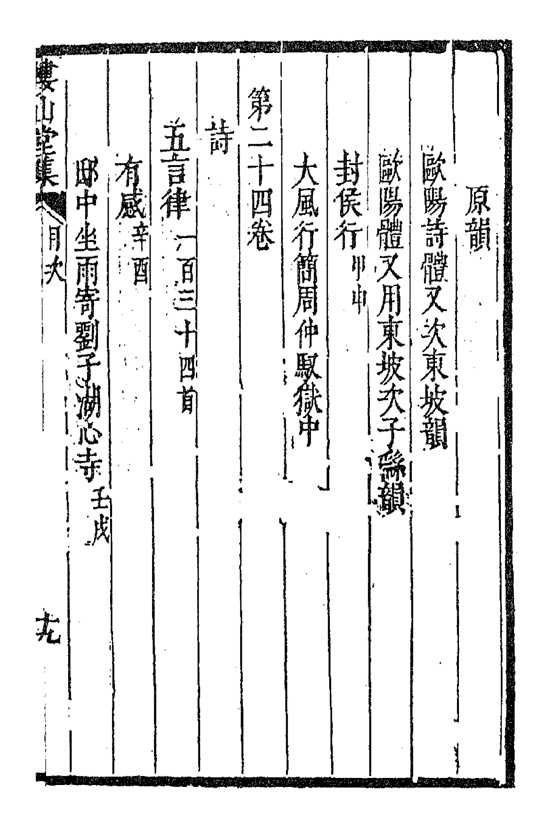
婆護歌 壬戌

客有示予文文山字卷者筆勢生動益眞蹟也其詩爲過平原弔顏魯公七言古予覽而感之 癸亥

蘇州行 丙寅

悲東苑 己巳

相公墩有千葉栢花二株花時甚盛因念其始植之日爲作此 庚午
報仇行贈黔中陸生 壬申
集藍園贈兩吳子 甲戌
吳去塵寄詩西湖并所製墨
王侯歌 丙子
食土行 丁丑
悲安慶
與周仲馭
讀少京兆徐公救鄭司寇下獄疏有感 戊寅



第二十四卷

詩

五言律 一百三十四首

陶家山眺城外山水 癸亥

齋中夜雨同劉城得酒字

代愛妾換馬

村晩

村曉

齋居 甲子

出郭登湖山頂有雨勢 丙寅

渡江

七十里鋪

六安道中示王子

汝寧有念老母不覺泫然

除夕憶諸同好

下第後泛舟赤石磯見石間有鍾王題鐫因步其

韻 丁卯

友人泛舟至齊山

秋浦

酬丙

貧郭 戊辰

舟過方山

十五夜月獨坐

范異羽先生雨中招聚鳴鶴亭分青字

來說

問

出師

題貢院壁

張爾公自燕中赴友人難遏歸南京書來言有筆墨之役 丁丑

嘉興留信

感事贈張天如虎丘

虎丘同仲馭肩生

楊中翰招游錫山

陳水部園亭

南岳別野爲吳間卿作

八月十五夜與定生看月南岳

住南岳三日矣十七夜吳間卿復移具看月再用

前韻

次韻留別定生

贈劉幼濟

臘月八日同劉興父過相公墩因觀所作新堤

成都張紫城先生貽書及詩却寄張前令子貴池

第二十五卷

詩

七言律一百三十三首

杉山寺 壬戌

重陽風雨飲伯宗蔡亭

明日同諸子飲丁介之齋中次韻

丁太史亭成 癸亥

五日觀伎賦得紅裙妬殺石榴花

聞虜警有感 丙寅

練潭

示緒倩子相

鄴中夜雨讀詹劉二子文

旅夜看犀軸傳奇是沈青霞事末句深有感於聞

氏

九日寄諸從應試 己巳

湖上書懷 庚午

吳孟暾見過

三山舟晚遇風 辛未

虎丘社集

闔門舟中舉亭二社集朱宗遠周勒卣楊維斗張

草臣朱雲子李仲木陳卧子張友鴻吳扶九泛

聖符彭爽又諸子

杭州諸子集同李源常西湖共泛

憶劉伯宗父子

寄諸從

楊龍友集雨花臺甘露閣 癸酉

寓程去閒喜吳時可至 甲戌

贈吳子含去非兄弟

丘園

將去吳門方密之贈詩書扇答此

宜興訪陳定生

九日項氏兄弟集同朱雲子錢吉士朱望子游上方山至山足游人萬衆舟不能進夜月返棹雲子趙子共作

與雲子吉士泛舟横塘過君和宅未登

寄懐張天如

宿靈隠同舒芑孫沈崑銅吳時可羽吉分之字

澗西

飛來峰

春興乙亥

答江夏劉濟甫

寓梅里贈與茨丙子

寄仲馭茅山

簡陳卧子

寄萬茂先陳士業

南太宰鄭玄嶽先生請告不得葬歸里中將赴

內召因贈

丁丑元旦

羅季先載酒招伎自五雲菴至齊山同劉伯宗王

公儼

答姚雨若見贈

吳日生招同楊維斗夜飲酒間論事有感

酬湯友倩朝雨見億山齋

陸履常招飲西郊草堂其尊人子垂先生出所藏

古硯見示

懷朱雲子用前韻

蔣赤臣舟中用流字

次韻顧子方飲虎丘僧中

次韻子方卽事

李作木舟中集同諸子分波字

同輿戈登郡樓有感賦贈

游横山寺戊寅

周方伯孟巖先生夫人雙壽先生仲馭膳部之尊人也

贈尚寶方潛夫先生友人甯之其冢嗣也

贈金天樞侍御

送孫碩膚計部赴武選內詔

贈孫克咸

將往無錫答方爾止詩言别

同子方避暑舟中即事

聞鹵憶劉伯宗燕中

和與父感事

方罷臺試有傳濟南已破者 己卯

壽胄起宗憲副五十憲副辟疆之尊人也

長于舟中簡應試諸子

大雨卧赤石磯舟中聞定生來驚起輙返駕矣

飲梅惠連寓中兼言別

清明前一日清涼寺登臺作 庚辰

陳卧子補官北上贈之兼致舒章轅文彝又

袁州解華育太守因友人張爾公遠致書幣

第二十六卷

詩

七言律三十六首

辛巳元日和伯宗書懷兼訂移家之約

郡邸度歲王逵卿大參連日見招因索郡句

遣興

元宵大雪戲爲拗體

移家南京留別王石卿明府

酬方孩未侍御見贈移家白下

何玄子給諫左遷南禮部閉門著經時有見贈移

家之作奉酬一首

贈張鮮民少京兆

馮躋仲寓戸部園郭孟白招同涂石丈移尊亭上

酬方元錫吉偶姚覲侯若侯兄弟見招并贈詩

郭孟白以淄硯見贈

慈湖曉發微雪示晏妹

當塗陶氏兄弟假館授餐作此謝之

邸中大雪憶予往年有望雪詩今更作詩志喜時

沈崑銅云來視予

雪詩用東坡韻

中丞程公以池州兵使開府蘄湖

苦雨 乙酉

將結茆横山原深處因宿谷口小菴

敢卧

觀兵泥灣題壁

石灰沖絕命詩録遺一句

五言排律 六首

哭陳元静 乙丑

重陽雨夜飲弟發若抱觀堂 戊辰

方孩未先生見招兼惠扇奉酬 戊寅

後至期侯之定生家話别

杜艷如索題其像

江行己卯

見邸報

閨詞庚辰

南京所見三絶句

花枝詞爲馮齊仲納姬作辛巳

寄顧子方

定生以令子其年新詩見示因寄

秦檜墓

至南京甲申

江上絕句

石橋爲人作

偶作兩絕句

與李原常小飲杏花村 注原常樓山内弟

聯句一首

七夕小集即席聯句

第二十七卷

詩壬午十二首 注鋟版將竣始求得此册補編於後共十二

過周仲馭丹陽寓舍

樓山堂集目次畢

樓山堂集第一卷

貴池吳應箕著

論

史論

穎考叔論

君子之進說於君也自有義理之正然當其未悟而折之也難故嘗反經而用權詘誼而事術祈於事濟以白其心已矣而其事與言之偶有未當也可毋責也若夫君而痾心之萌矣因悔而痞之也易而猶不能據理折謬徒取向之所已誤者緣飾之以冀其有所回易雖其言足以致君

之信要不可爲天下萬世法也穎考叔以遺羹之故使其
君反而念母向第難於君之悔耳君旣語之故而告之悔
則考叔猶難莊語哉使叔於是時以正對曰君不能早制
弟使之陷於惡以傷母心君之過也克弟而置母此非小
變也母何人也而以相見黃泉爲誓哉誓之時怒天地而
犯明神者君之言也要盟不信况於母乎君而悔焉是天
誘其衷而鬼神之所佑也黃泉之盟又何有焉吾意莊公
是時必將立起而迎母矣計不出此而闕地隧見嗚呼此
何事也乃爲兒童之戲哉夫鄭莊之處母與弟終始不能
善全亦其人臣之過得一穎叔巧於悟君又以不知大道

雖其事近於孝實不經而不可爲人子人臣之法然則事君而不知道者强諫之過其失也卽不至於鬻拳而善誘之失或亦不幸而類穎考叔矣

祭仲論

人臣不幸而遭如祭仲則何如君子亦原其心而已矣祭仲之心欲已亂者也故從宋劫而立厲其廢昭立厲實非其心也故因厲出而復立昭昭立而祭仲之心白矣迨高渠彌殺昭而立子亹則子亹與於弑者非吾君也高親弑吾君者吾讐也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殺其非吾君而讐者也安得死之豈惟不死又迎子儀而立之立子儀而

祭仲之心愈白矣晏嬰曰君爲社稷死則死之昭與子亹非死社稷者也石碏之告陳曰此二人者實弑吾君高與子亹則州吁石厚之謂也祭仲方假手於齊而肯從之死哉然則祭仲可無死乎夫祭仲之死當在宋劫之日也人以吾能廢立也而劫之吾死而劫者廢矣故死而全吾君上也即死而君廢君立吾不與其事焉而吾亦可以無憾也孰與夫親覩四君之廢立而猶身安名全者之爲得耶且雍糾之役祭仲之不死者幸也則爲君故而先死之亦豈爲非幸哉故公羊以廢君爲行權者繆也廢君矣安得有權而首止之會人以祭仲不與子亹之難爲智仲尼曰

信也嗟乎人臣有忠而必智者哉夫子嘗稱甯武子爲愚不可及夫人臣必有愚者而後可以死可以無死矣

曹沫論

昔者藺相如廷叱秦王完趙璧而歸之可謂奇矣吾謂秦王適賢亦意不在璧耳嚮使於相如持璧睨柱時卽殺而奪之不則於其從者亡歸之後繫相如而舉兵責璧相如其如之何哉夫相如之强趙也不在璧之完不完而義責秦王者亦不在城之與不與秦果以城易璧爲相如者卽獻璧而還却城曰大王奈何以秦祖宗相傳之土地而易此無用之璧哉以區區玩好易人城而有之卽趙亦不義

而不爲也如此則秦王必自懸璧未必不歸而相如不以義槩動天下乎計不出此探虎狼之吻而脫之以其身與國僥倖古人所謂使不辱命而大節不可奪者豈若是哉其後荆卿以匕首入秦欲劫秦王得約契以報太子其事益僥倖爲不足道是故事未成而燕以亡即使事成而軻能得志乎秦王之約朝出而燕亦暮墟矣故軻之事又相如所不爲而要之皆聞曹沫之風而甚者也夫沫之劫齊桓公也亦既得志矣然無失乎犯要盟而劫霸王事雖成實不可爲法嚮使於桓莊既盟之後沫以正請桓未必不從安用執匕首而劫之夫展喜勵孝公以齊桓之功師且

引還況桓固身以信義服諸侯者乎夫沫蓋亦討三北之恥非此不復遂爲是義不反顧之討耳人臣不能安國尊君引義自勝至無可柰何卒乘危犯難謂天下事皆可以勇夫刺客之術而成也豈不悖哉

士蔿論

人臣而不能強諫者必其智不足以知此也苟取國家之事以爲吾智足以及之而特不能爲此抑何哉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士蔿知太子不得立矣又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公讓之又知三年將尋師矣夫不知可也知而諫諫而不聽可也旣而城曲沃爲不利太子

而不能諫又知築蒲屈爲保寇讐而不能止姑試爲之且退而賦蒙茸焉則國亦安用此臣爲哉夫人臣知國家有必然之禍不能早爲之所而先事逆計以幸其言之必中此不忠之尤者以是而曰彼老成者固有先見也此吾之所不可解者也夫士蔿固忍人也逢君之意以盡殺桓莊之族則晉公室之衰士蔿實爲之彼何有於君之太子哉嗚呼晉臣之忠固無如叔向彼其與晏子語者晉之弊政爲已甚矣欒荀布置未聞爭之朝廷之上以自盡吾心而徒與外臣私相痛悼嬰也肹也其亦異於古所謂社稷臣矣則又何責乎逢君惡者之士蔿也

趙盾論

春秋趙盾弒其君論者言人人殊歐陽子謂信傳不如信經使盾不弒君夫子必不加之弒君是弒者實盾也非穿也若然將傳之所謂穿者盡誤乎吾嘗究其說矣弒君者穿而穿所繇弒君者盾故穿之弒盾主之也盾不使穿弒靈靈必殺盾然則盾以弒君自免乎夫盾非中心立靈也患穆嬴而立之當其立也有易之心矣且盾悖雍矣殺樂矣又何有於靈故靈之弒也兆於其始立而盾之無君也可就其悖雍殺樂者而逆探其心盾奸人也不欲居廢立之名而成君之惡以至於弒弒君大逆也巳又巧逃之然

後因國人之惡而假手於穿夫功有發縱之賞罪有主使之律盾者所謂主使者也盾之弒君何疑哉盾有可解者曰盾亡而穿弒夫臣之弒君豈一日之故乎盾果不弒君當穿蓄謀之日盾必有以備之何穿之弒適與盾亡之時會又君弒而盾亦即入此可謂非盾主之耶王敦作逆君子猶不能不致疑於王導况穿之弒實繇靈之欲殺盾也以是而推盾豈直以穿累乎惡莫憯於志謂盾有無將之心而欲穿之成乎惡者猶恕辭也盾豈直欲穿之有是哉行小惠以陰濟其逆已實作逆而使人被其名故穿者即盾桑中餓人與夫祈彌明之屬是亦盾之㚐焉已矣是亦

猶之悖雖殺欒焉已矣盾之無靈奚必至弒而後見哉不然弒君者穿也與盾無與則使穿逆黒臀者又誰乎曹操司馬昭襲盾之故智者也盾以穿爲華歆成濟耳而後世未聞有原操昭者吾故曰非穿弒之而盾弒之非盾弒之而盾主之此春秋書盾弒之所以也左氏爲盾所欺而引董狐之言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夫越境可免討賊可免則天下之不免者多矣獨一趙盾乎哉固知越境乃免者非夫子之言也嗚呼夫子書趙盾弒其君者也

魏絳論

魏絳之和戎也予嘗疑之王者有道守在四夷未聞其與

戎和也以晉文之霸而負其師武臣之力其何難於薄伐哉絳非甘心事戎也戎納虎豹之皮以請和則是勢在我而戎畏之非勢在戎而我畏之也我以有事諸夏而聽戎之和是置戎而後吾戰者勝非詘於戰而坐使勝者戎也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曰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向使戎而強也吾知晉所盡力者將首諸此而乃和以貽患哉古今不戢而用和者事各不同然莫先於審已之勢勢在我而我和彼則覊縻之而已幸畜之而已啖之而使不吾疑狃之而使其自撤然後彼且折而入於吾而吾受和之利勢在彼而和於彼則誠憚之

也誠下之也僥倖其不怒而彌縫其未發究竟我且折而入於彼焉而我受和之禍故和者國之強弱君之存亡繫焉絳智人也肯以此誤國哉夫王者未有不治者也不能伐之而會焉爲已替矣而又和之和雖得志詎可訓乎漢高下嫁帝女而不能靖邊武帝窮兵海內騷然然浸淫至於元成且以蒙利和之爲效亦槩可覩矣況乎其事有不忍言者故吾以爲後世夷狄之禍皆魏絳啓之也晉文之霸不如桓公魏絳之賢不及管仲仲之言曰戎豺狼不可暱也而勸桓之伐之夫桓豈無事諸侯者而又安在絳之和戎爲明於天下之勢也

子產論

國家不幸而有權臣不去之則禍國無術以去之則害先集於身而國亦愈受其禍故古之大臣晦以藏用忍以立謀甘詘辱以自固事定功成而後其心白焉不然事未舉卽汲汲焉惟懼已之不得自見則其自蹶也甚矣子產處族大寵多之國卒能使國無篡弑之禍而已亦得安位肆志者固才有餘哉而挫抑隱忍實其所以處之者善也伯石之辭卿也子產惡其爲人矣而反使之次已位子尚子晳之爭室也尚在子晳耳反放游於楚而薄公孫黑之討縻之不能而故寵之殺之不可而姑縱之寬之使不吾忌

參之而使唯吾所制至後廹子晳以縊死然後其本心始見推是事也子産之存鄭亦可謂處心積慮盡其艱難者矣後世謀國者皆得是術而行之何至使宦豎戚孽得爲之備而致身蹈誅夷禍及宗社哉吾嘗以子産之才有似管仲而過於晏嬰叔向晏嬰知陳氏之必代齊叔向以公室既衰政在家門亦知趙魏之必分晉乃不能有所施爲布置折其方張而殺抑其勢而以區區之鄭國小而偪雖有强族而無臣禍則子産之力安可誣也惜也子産之爲鄭相耳嚮使挾大國之資得賢主而輔之匡合之功仰不可再見而奪人不慾者吾以爲非仲能之而僑也能之矣

晏嬰論

晏嬰固智有餘而才不足者也不然以主臣之相得而又國大可爲知陳氏之必簒齊矣不能早爲之計拔去其根株徒貿其先見以爲此禍至之不爽有是事哉嘗卽其對景公者觀之蓋未嘗不欲已陳氏之亂而勢有所不可又自度已實無能如之何故雖終身竭忠盡諫而卒無救國亡此其所遭亦可謂不幸矣向使管仲處此其規爲措置必有可觀蓋挾大國之資可以起衰周而服強楚又何有於區區事未成之陳氏也卽其才足以爲矣或事勢已極而機會不予雖刀鋸餘孽憑其窟穴猶足戕善人而傾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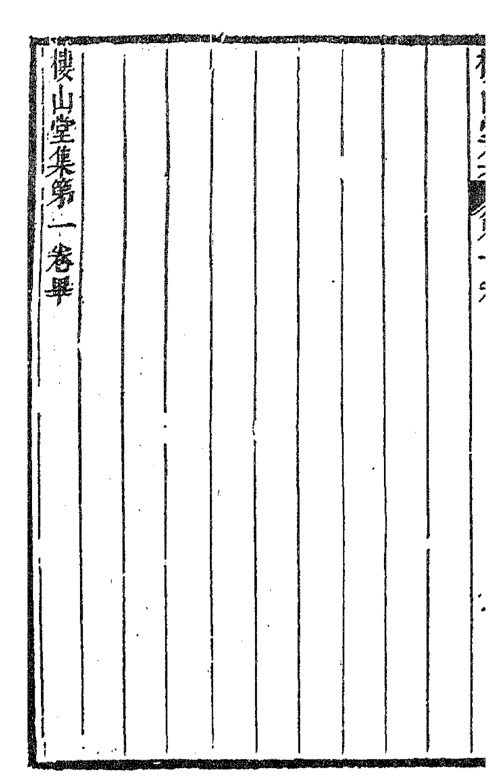
社況乎國之嵬族又爲衆心所附者非一日苟不量而思以驟去之其爲變速而禍大也豈顧問哉夫人臣遭國家有故當使之有泰山磐石之安不則寧竭力以至於死若此者非晏嬰所能也嬰豈獨不能死身值弑逆之變而周旋後僭之朝暴臣所不能殺而四族之不得危若此者其處之亦有道矣陳氏之難又何犯焉故晏子者才不足而智則有餘者也

伍員論

伍員以報父讐爲孝以死於君殺爲忠蓋春秋人傑矣而吾謂員特功名之士耳豈眞有忠孝大節哉天下之父一

也然人之殺吾父而吾又殺人之父孝子不爲也君亦一也死其君之用我者而欲人殺其所嘗君者忠者不爲也員之鞭平王尸也爲已甚矣父嘗君之而吾戮之戮死君以報父孝者如是乎然猶曰員與平君臣之義絕也乃既以身臣吳矣干僚伐楚病公子光之不從則進刺客以殺僚非親殺其君乎僚亦人父也僚不從吾報父而吾遂因而殺僚假僚有子如員者亦如員之報父而後已不知員將何以解也以員之材所在必將得志者父讐其藉資耳不然員忍人也既已覆楚又欲沼越殺人君父以用已之未足而略不憫惜天性忠孝者固如是哉夫稽康之殺也

晉殺魏臣耳爲其子者卽力不能如員之報楚亦當沒身飲泣以明無事仇之義而反顏臣晉又以身死紹可謂不孝之甚者矣而世之君子或許其忠是故蘇王祥言之孝可不忠蘇稽紹言之忠不必孝是二者吾嘗疑之而以觀員則忠孝之間吾俱未知其何如也


僕山堂集第一卷畢